

小绿草丛书

灰姑娘

梦圆澳大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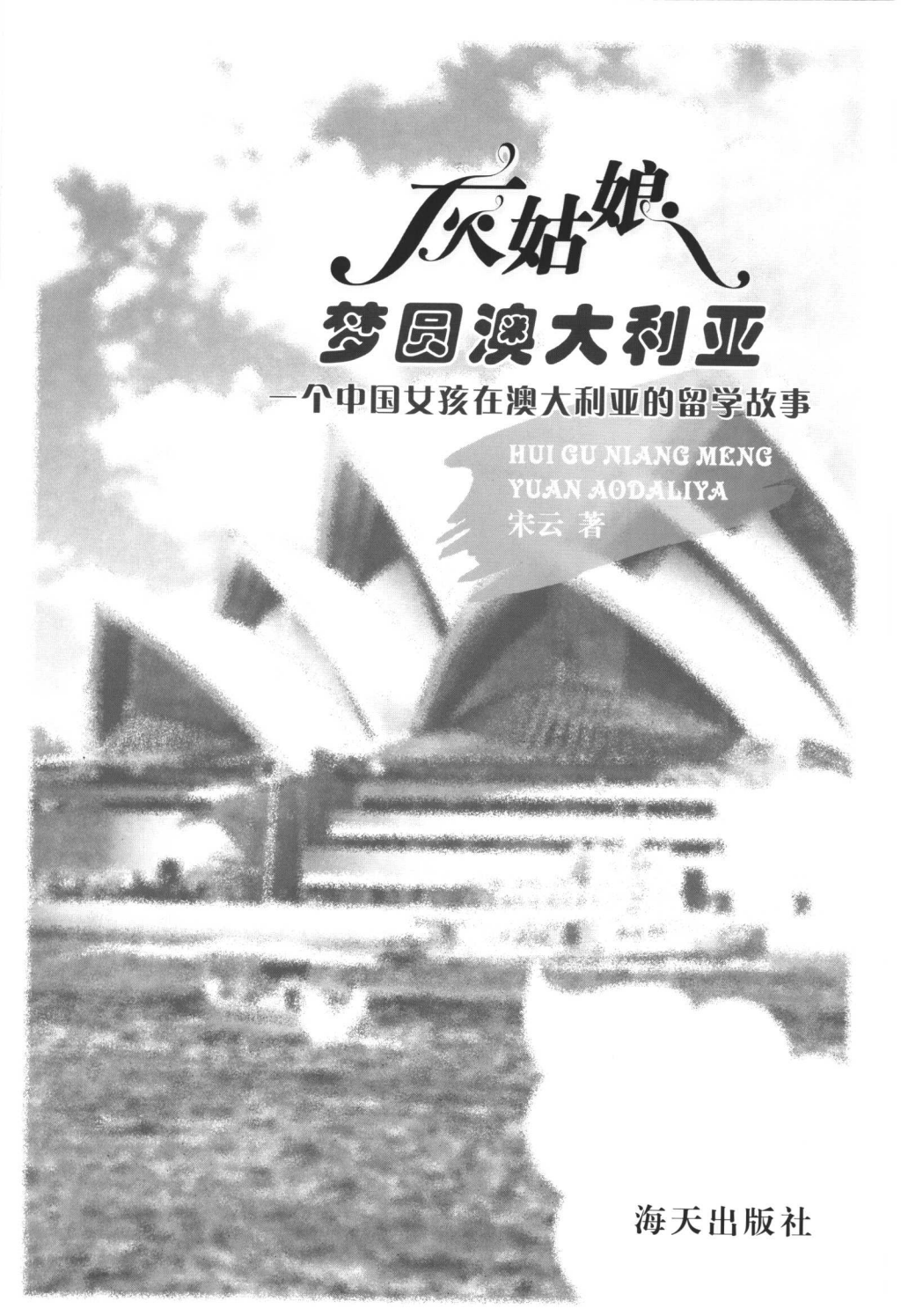
一个中国女孩在澳大利亚的留学故事

HUI GU NIANG MENG

YUAN AODALIYA

宋云 著

海天出版社



灰姑娘

梦圆澳大利亚

一个中国女孩在澳大利亚的留学故事

HUI GU NIANG MENG
YUAN AODALIYA

宋云 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灰姑娘梦圆澳大利亚：一个中国女孩在澳大利亚的留学故事 / 宋云著. —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5

ISBN 7-80697-650-7

I. 灰... II. 宋...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9616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周海彦 责任校对：吴 昊

封面设计：王国宝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制作输出 Tel: 83461000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mm × 1194mm 1/32 印张：9.875

字数：230 千 印数：1—6000 册

定价：22.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

宋云，生于辽宁省营口市，长于辽宁省大连市。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获学士学位；就读于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获硕士学位。现在悉尼的苏格兰银行任职。

目录

飞向悉尼	1
悉尼	3
第一个家	5
第一所语言学校	10
转学的谈判	14
考入直升班	21
第二所语言学校	28
我认识的第一位澳洲青年	34
参加生日 Party	40
同处一室	44
要命的考试	52
第二个家	56
室友 Ken	60
UNSW 大学	68

第一节课	72
转专业	75
太平绅士	80
语言关	88
作 业	93
小组作业	98
大学的第一次考试	103
学生公寓	107
校园保护车	115
申请移民	120
在 Passello 打工	128
打两份工	136
舞会上的白马王子	141
在媛媛家吃澳洲烧烤	147
寻 找	154
心底的呼唤	161
第一次约会	167
打壁球	175
到 Ben 家做客	181
帮代海滩	187

泰国女孩的电话	193
泪折千纸鹤	196
给马来西亚人当导游	202
花好月圆	207
赛马场	215
情定大堡礁	221
曾经的灰姑娘	229
一个屋檐，两种肤色	238
森林中的人家	252
撞袋鼠	259
Ben 父母家	264
狗在澳洲家庭的地位	268
中国妈妈与澳洲女婿	274
毕业典礼	281
找工作	289
除夕夜，我们相聚在悉尼	297
婚 礼	303
写在后面	310

飞向悉尼

飞机起飞了。

原本以为拿到了期盼很久的签证，飞向了我向往很久的国家，应该是十分开心，但此刻，我心中却百感交集。回想起父母双鬓苍苍的白发，千叮万嘱的关怀，眼睛不自觉地湿润了。

当时正是悉尼举办完2000年第26届奥运会不久，奥运会使这个举世闻名的城市更加为世人瞩目。悉尼歌剧院、黄金海岸像谜一样地吸引着我。我对澳洲知之甚少，只知道中介公司给我的小册子的第一页上写着这样几句话（是铅印的，很正规的几十个字）：“1998年世界银行评比澳洲为世界首富国家；五年内累计住两年即可长期居住；赴英联邦、欧洲及美国、日本免签证；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安排就业。”机窗外，时而白云苍狗，时而暮霭沉沉，此去经年，不知自己的前程是否也像窗外的景色一样，变幻万千，捉摸不定。

在日本倒机后，我踏上了东京到悉尼的飞机，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整个飞机上，几乎全是白人，我反倒成了稀少人种。晚餐后，机舱里的灯关了，只留下微弱的少许几盏灯。周围的人们开始入睡，我却久久无法入眠。我发现我的前面，也就是前一排的座椅后面有个小电视，可以戴上耳机收看。这是长途旅行的待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飞机上的这种小电视呢。原来电视里有10个频道，前两个频道是表示飞机的方位，后面的全是各种语言的电影，有英语、日语、汉语，还有我听不懂的其他语言。我收看着中文节目，艰难地挨过每一分钟。东京到悉尼需要10个多小



时，飞机在黑夜中向南飞行。

“日出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度过了漫漫长夜，终于迎来了黎明。今天的黎明与以往不同，说明我马上就要来到悉尼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空中看云中的日出。哇，非常之壮观。云海翻腾，云天相连，气势磅礴。在最遥远的云天相连之处，变换着的各种红色让我热血沸腾。紧接着，一轮太阳从云海尽头冉冉升起，美极了！飞机上的人都很兴奋，因为快到悉尼了。

悉尼

悉尼到了！从飞机上鸟瞰，全是一家一户的小平房，房顶是三角形的，绿树连绵不断。各种风格的小房和各种姿态的绿树错落有致地组合，真别致。这是我在中国从没见过的别样的城市，真是一个绿树成荫的大花园。

下飞机后，过安检门时，要我把带的所有食品都上交。真是十分心疼，因为那上面我依然可以感受到爸爸妈妈的体温，但又没办法，因为，澳大利亚是不允许任何肉类食物、水果和种子入境的。当我无奈地把火腿肠、酸奶、水果等扔进垃圾箱时，酸楚的泪花差一点流了下来。刚走出几步，突然一只大黑狗直冲我的背包扑来，幸亏是被一位白人妇女牢牢地拴着，它只能做着扑我书包的姿势，不能前行。我很紧张，在中国是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狗的。那位白人妇女礼貌地让我打开背包。我想，外国的狗太金贵了，它饿了，对方就可以随便到我的包里翻东西。我生气地对那位妇女喊：“我的包里没有狗的食物，把包还给我。”也许我的英语说得不准确，那位白人妇女仿佛没有听见我在喊什么，蹲在地上，把我的背包东西全部倒出来，又快速一一放进去，嘴里不断礼貌地说“抱歉”，当把东西全部放回我的包里，又微笑着说“抱歉”，然后牵着狗走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敢情——那只大狗是在执行任务啊。原来我的包里的确有肉肠，但是我在日本候机时已经吃完了，现在包里只残留一点肉肠的气味，也没逃过狗的鼻子。

万万没想到，一出关，就遇到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接机的

人没来。我真的傻眼了。不远处，站着一个穿制服的机场人员，我只能求助于他了。我用英语简单说了一下我的情形。我怕自己的英语不大灵光，又比划着重重复了一遍，“Someone should pick me up, but they haven't come, what should I do?”他不仅听懂了，还比划着向我要了语言学校的电话号码，并拿出自己的手机，立即打给语言学校，然后微笑地对我说，接机的人应该快到了，让我别急。“谢谢！谢谢！”我连说几个谢谢。心想，悉尼人蛮热情的。定下神的我这时才发现，原来离我不远处就有一个免费的电话厅，不过已有七八个人在排队，我就更加感激这位机场工作人员了。因为，他完全可以让到我这个免费电话厅旁慢慢地排队，而不需要用他的手机。刚才那个手机费无疑得他来付。

我只好耐心地等待接机人。眼前晃动着一个个白色脸孔，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置身于另一个国家，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从此，我将独自面对这里的一切了……

接机人总算来了，是四十岁上下的中国女人。后来才知道，国内的中介就是他丈夫开的。

“没关系，我也刚到一会儿。”尽管我心里不高兴，还是客气地说道。

走出机场，第一次踏上悉尼的土地，满眼的异国风光。澳大利亚清新的空气是那样湿润而柔和，渗透着花草的香味。这是悉尼给我的又一个强烈的感觉。



第一个家

“好了，到了。”车停在路边的一幢楼前。接机人把我领上了二楼。原来，这就是我的新家了。

我的家是二层楼的房子。一楼是洗手间、厨房和客厅，二楼有三间卧室和一个洗手间。我住的是最大的那间，里面有单独的洗手间。这间屋子二十多平方米，安了三张床。

“你就睡这张床。好了，我还有事，我走了。”迟到者马上就早退了。

我愣愣地站在那里。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还有两个女生。一个比我年长，大约三十岁，另一个则是一位长得十分漂亮的女孩，像日本影星“真由美”。

“你好！我叫媛媛。”那位漂亮的女孩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你好！我叫晓蕾。”

“你是不是大连东北财经大学的？我们在学校好像打过照面的。”名叫媛媛的女孩说。

“是啊，我是大连东北财经大学的，酒店管理专业的，你好像是国际金融系的吧？”

“对呀，太好啦！”

他乡遇故知，真是大好事。

“我们住得真宽敞。”我好奇地四下张望。

“是啊，如果在国内大学，这间房能住上下床八个人，其他两间，各住六个人，三间房能住二十人，现在呢？我们才住七个人。悉尼住得真宽敞。”媛媛喜不滋滋地说。

“我真没想到住得这么宽敞。”我又拉开旁边的洗手间，满心喜悦。

（当时，不仅是我，而是住在这里的所有同学对这所房子都很满意，后来才知道，这是中介公司租的房子，专门接待刚从中国来的学生，悉尼对出租房子有严格的人数规定，三间房住七个人，是不合法的。）

“走，我领你到另外的房间看看。”

于是，媛媛领我各房间走了一圈。又领我顺着木楼梯下楼。楼下的客厅放着沙发、电视，旁边是厨房，厨房里锅碗瓢盆，倒也齐全。这是地道的西餐厨房，有水龙头、厨柜，只是没有煤气炉子，只有四个圆圆的黑的平盘。

“悉尼做饭很多人家用电，不用火。这四个圆圆的黑的平盘就是电炉子。悉尼的自来水，可以直接喝。”为了给我做示范，媛媛顺手拿起一个小碗，接起了自来水，然后“咕咚咕咚”喝了下去，看得我目瞪口呆。然后，她又接了一碗水，递给我说：“你喝吗？悉尼是不用喝开水的。”

我记得小学生守则里面就有一条，不打人骂人，不喝生水，不……

“你喝吗？”

于是，我喝下了这碗生水。从此，我告别了白开水。以后我才知道，悉尼的水里放了一种药粉，可以保护牙齿。

“你饿了吧？我来糊弄一口，咱们一起吃吧。”媛媛边说边做起饭来。

因为做饭是在黑的平盘上面做，我发现这里的锅全是平底的。

于是，我在悉尼吃的第一顿饭，就是同屋媛媛做的西红柿炒鸡蛋，外加一个香菜汤。媛媛做饭的手艺，我实在不敢恭维，看来她在中国时也不做饭。但这顿饭却充满了同学的情谊。

“悉尼公车至少要等15分钟，商店6点就关门。澳洲的牛奶很纯，又便宜，不用加热就可以直接喝。麦当劳的甜筒冰淇淋才3毛澳元，比国内的还便宜呢。”媛媛比我早来两周，一边吃饭，一边向我传授她的经验之谈。

“是吗？语言学校怎么走？远不远？需要买语言学校的书吗？学习难不难？平时我们在哪里吃饭？在哪里买菜呢，能买到中国菜吗？我想存钱，到哪里存？如果想和家里打电话，在哪里打？我现在需要准备什么？”初来乍到的我有太多的问题要请教。

“语言学校有点远，要一个多小时。不用买书，老师有一套雅思复习的书，每次上课他会把要讲的课的内容复印好，给大家。至于买菜嘛，街那边不远处就有一个小商店，各种青菜水果都有。悉尼的青菜水果绝对的新鲜，如果你想买物美价廉的，周末我们可以去中国城的市场买，周日晚上，5点半到6点之间，特便宜。平时买菜和水果，就在附近的超市买。存钱，当然去银



行，这里的银行周末不营业，平日4点后就关门。汇率每天都变的，存钱的时候，要先看一下汇率你满不满意。悉尼市内的电话，4角钱，打多久都行，没有时间限制。要是给国内打电话，先去买电话卡，国际长途一分钟才四五分钱，很便宜的。明天下课后，我带你买，很多小店里都有卖的。”媛媛向我一一解释道。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话一点都不假。我频频点头，对我来说，什么都是新鲜的。

“学校离我们这里有点远，要先乘车，车上只有司机，你可以向司机买票。不过，最好提前在商店买一张票，可以用10次，很划算，坐任何线路的公交车都行，但是票分蓝色和黄色，蓝色票是短途，12澳元，黄色票坐得可以久一点，要20澳元。我们应该用黄色的。虽然司机不管你用什么票，但是偶尔会有查票的，如果被发现，就要罚100澳元，隔壁的女孩，就被罚了100澳元，她心疼得一晚上没睡着觉。”媛媛笑呵呵地说着。

“100澳元？这么多？相当于600元人民币，换是我，也会心疼了。”刚来的我，什么都喜欢折合成人民币。

“悉尼的公交车，人很少，站停的间隔也很短。车来了，一定要招手，如果不招手又没人下车的话，司机不会停。人要下车，也得按铃，在每个座位旁都有铃，很方便。如果要有老人和行动不便的人上下车，司机就会把车门口压得很低，甚至是坐轮椅的人也可以自己上车下车。”（后来我才知道，在悉尼几乎所有的大商店和住宅楼，都有为轮椅而专门设的路。）

这时，一个戴着眼镜长得十分清秀的女孩走了过来。

“她叫雯雯，也是大连东北财经大学的，和我一样，也是国际金融系的。她比你早来一天，瞧，她的眼睛还肿着呢，是晚上想家哭的。”媛媛笑眯眯地揭她的老底，但雯雯一点也不生气，看得出，她们关系很亲密。

“那我现在需要马上准备什么？”

“菜，不用买了，这里挺多，几天吃不完，是我们在中国城里买的。不要不好意思，下次你们去中国城时给大家捎回来好了。现在你要买个饭盒，自己做饭便宜。另外，买车票。”

吃完饭后，收拾好行李。我便按媛媛说的地点买了饭盒和车票。

悉尼的天空很蓝，行人很少，街道很干净，街道两边种满了绿树绿草，比我想象的更美，更干净。记得在国内听说，在澳洲的马路上几乎看不见人，好不容易发现前面有个人影，走近一看，原来是只袋鼠。这不免有点夸大其词，但是在澳洲最大的城市，路上也很少见到行人。满眼的绿色清新的空气，并没有减低一丝我的思乡情。忽然，在道路的旁边我看见了一个独立的电话亭，我马上冲过去，检查了一下电话，太好了，电话好用。我知道，此后这个电话亭，便成了我和国内家人联系的纽带了。

电话亭不远处就是一个小超市。虽然不是很大，但也样样齐全：有鸡蛋、牛奶及日用品，只是超市里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几乎没有顾客。我想起刚才媛媛向我强烈推荐牛奶，就来到冷藏柜前。没想到，光牛奶就有五六种，每一种我都只认识“milk”(牛奶)的字母，其他的，什么意思，什么分别，我也不清楚。于是，就随便买了一个小瓶包装的奶。结果回家一尝，味道怪怪的，原来是酸奶。媛媛忍不住笑了，说：“买鲜奶应该买fresh milk。”

买牛奶要买“fresh milk”，这就是我在悉尼学到的第一个生活小常识。



第一所语言学校

我在悉尼就读的第一所语言学校是ABS。没想到我们整个房子的七个人都读这所语言学校。来悉尼前，中介公司就让家里交了学费。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ABS是中介老板开的。

第二天，室友媛媛就热情地带我和雯雯去了学校。

乘汽车，换地铁。说是地铁，不如说是火车，因为悉尼的地铁大部分在地面上。可能悉尼土地广阔，不用费神建在地下。坐火车的人，比乘公交车的人要多很多。辗转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到ABS。

ABS位于市中心，没有校园，只是在一栋五层楼的第三层里租了两个房间。校长是澳洲中年女人，看不出年纪，不过蛮胖的。

“千万不要在校长面前提起接机的那个女人。”媛媛在我耳边小声地说道，“国内中介的老板，在悉尼和这位胖校长结婚，结婚后，取得了合法身份，结果呢，他马上又和这位胖校长离婚了。”

“中介公司的老板为啥结了婚，又离婚？”我不解地问。

“为了回中国找接机的女人呗，再和接机的女人在悉尼结婚。现在，接机的女人也有合法身份了。”

我看了胖校长一眼，心想，也蛮可怜的，被男人利用，又被男人踹开。过去我只听说女人会利用婚姻，达到目的后再一脚踢开，没想到世上也有这样的男人。不过，看来他们之间还有金钱的往来。